H. H. MU CHINESE LIBRARY

封禪類

諛而莊

奇賞齋廣文苑英華卷之十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表類

爲朝集使于思言等請封中岳表

[illegible]

臣某言臣聞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有父子君臣[illegible]焉道莫尊於三皇皇合符於奕葉德莫高於五[illegible]帝展事於云亭禮莫盛於三王報功於岱畎政莫隆於兩漢紀號於仙閭皆所以省方觀人增天益地刻玉篆印金泥激清流於滲漉翔仁風而萌動然則業隆

不封禪何以荅三靈道備不巡遊何以會萬國爲人
上者可不敬哉伏惟聖母神皇陛下寶命綢緼立期
肹蠁包混元而建極宅造化而開階剖靈符於天合
至德於地渥澤浸潤萬物恩光明懸四海不言而含
氣風從無爲而流形日用允所謂榮鏡[illegible]振
古者焉臣聞古之聖王受命者然後得封[illegible]
成道洽符出乃封又云致太平必封禪今陛下[illegible]
銘於廣武得寶圖於溫洛星連月合雲起風搖上以
擁神休下以塞天望崇徽號定都邑文質再而復正
朔三而改義在得天乃立天統非受命者孰能臻茲

因時創宜以順制逆建三廟崇五埜廣太學以教胄子開明堂而祀上帝彼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殊方絕界窮幽極遠蠢然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非功成者孰能臻茲三階平萬方晏巖廊無事囹圄云空獄訟清而王風淳禮樂和而人氣樂衢路右[illegible]邑里得鶵居之時五尺童兒羞論霸道人[illegible]不知帝力非道洽者孰能臻茲乾符總集不召而自至坤瑞聿昇應圖而合諜慶雲出神池涌毛宗擾羽族馴樹連理而麥兩岐　黃黍而　玄秬匪朝伊夕以時繼年非符王者之瑞孰能臻茲命既受於天矣功

旣成於人矣道已洽於古矣符已出於今矣若此者非太平之効歟可以升中名山可以肆類上帝嵩嵩維岳峻極于天風雷所起設險於畿甸霜露所均作鎮于邦國雖復千八百處未嘗遊玉女之臺七十四家不能幸仙人之洞區區漢武止聽三乎及乎炎[illegible]但詢群議臣等竊以爲祕籙有云中岳之[illegible]大意若曰神皇其封中岳乎藏讖緯以須時著符[illegible]曲待聖顯見神跡覺寤黎蒸天祚岳姓必將封祀神岳者非陛下而誰由是王公侯伯日夕登封之奏禮官博士歲時符命之書鴻儒碩學思獻儀于野外川后

山祇願前蹕於闕下天人之望久矣陛下何得而辭哉伏乞深惟至公仰祇靈睠傍稽瑞命俯順旼歌龍駕帝服背河洛而上圻星陳天行指轘嵩而東邁石芝生而五色可以爲盛貝樹長而三花可以爲瑞生玉報地燔柴告天載巍巍扇翼翼上以安宗社下以副率土之歡心永保鴻名長爲稱首　美矣猗歟偉歟臣等忝職外臺受委方玉宣太平之風化聽古老之謳謡望屬車而來恩叫閽而至極虔千年一會陛下垂不讓之恩使五載四朝羣臣有慶成之地孰不幸甚不勝悃款之至謹詣朝堂奉表誠

請以聞

姑息最害事自古坐此

爲中書門下請追尊號表　杜牧

臣某等言伏以收復河湟廓開土宇北絕梓嶺西過
榆溪壯中夏起塞之雄奪西戎理弓之地至使強虜
不敢觸鋒山鎖七關地闢千里歌貍首而息射詠戎
杜以勞旋聖德神功超今越古某月日臣　延
英殿面奉德音陛下以克定舊疆獲成先[illegible][illegible]　祖
考追尊鴻名臣等伏念國家之爲理也溢三皇之軌
躅畣百代之上下天寶之末天下大寧恃富貴而醉
飽非虞鞸干戈而兇逆僭作大曆貞元之際河北河
南之地朝廷行姑息之政郡國皆叛亂之臣苟且之

令行晝一之法廢日增月長雄昌雎和李錡宗子劉闢書生東據石頭西斷劒閣朝廷所有唯止西京伏惟憲宗皇帝順上帝之心酌列聖之法爵不踰德舉不失賢親端莊之正人去側媚之邪士然後提挈綱紀震疊雷霆誅夷群兇洒掃四海百度如律如[illegible]可歌天業益張聖統無極詩曰惠我無疆子[illegible]保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伏惟元和之初實開[illegible][illegible]之業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修先王之大道行天下之達德廣問延諫褒直盡下首雪冤獄常對法官是虞舜卹刑文王慎罰無以過也闢張聰明

延納諫諍守職業者無職不舉被言責者無事不言皆獲騁昇豈惟假借夫仲尼以三人有我師大禹以愚夫能勝予是仲尼之好問大禹之拜言無以過也是以百姓手足皆安於錯置四海風俗益臻於和平尚猶子夜觀書日旻聽政下採人病上戈六曰聖敬日躋湯銘曰日日新是誠陛下之有右方之仲尼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仰陛下之至聖知孔聖之可驗矣西戎強盛自古無之包有引弓之人盡臣跨馬之國天下獻力備邊不克四海輸賦養兵不足廣川薦草盡爲所有健兵倅馬不可當鋒雖李

廣材能充國沉勇但能閉壁豈敢交綏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畜睿筭於雲漢之表晝聖謀於造化之先擒虜將軍射聲校尉羽林突陣之騎酒泉校尉之兵親自指蹤同時受命信星効祉靈真呈祥壁疊言言而洞開渠魁纍纍以自縛羿辛印投戈委弓懾怛威靈懽呼冠帶破穜徙域穹廬

、、、、、、、、、、

北海而封燕然中西域而立幕府鄭吉之理烏壘玉超之鎮他乾大庇生人一寬天下笞漢武帝之逐北虜四海耗半殷高宗之伐鬼方三年乃克尚書班史稱德詠功今陛下用仁義爲干戈以恩信爲疆埸所

求必至有開必先不遺一矢不頓一刃洗八聖廻首
之恨刷百年亡地之羞小雅盡與大業無極爲而不
有歸功先帝禮曰天子有善上讓于天仲尼曰武王
周公其達孝乎葢以善於繼述能光祖考今者陛下
謙讓之道符於禮經繼述之孝稱於孔聖
等相目覩昇平謹具太常追尊順宗皇帝憲宗
謚號如前伏候勅旨

駕幸河北起居表　　　　楊億

義恭稽諫鑾輿順動羽衛方離於象魏天威已震於
龍荒慰邊晬徯后之心增壯士平戎之氣臣聞涿鹿
之野軒皇所以親征單于之臺漢帝因之耀武
夷於兗醜遂底定於邊陲五材並陳蓋夫
六龍時邁因犯順以必誅矧朔漠妖腥
膠折之候輒爲鳥舉之謀固已命將出師擒俘獻馘
雖奪明王之帳未焚老上之庭是用親御戎車躬行
天討勞軍細柳之壁巡狩常山之陽師人多寒感恩
而皆同挾纊匈奴未滅受命而孰不忘家行宮肅靜

塞垣刬平夷落梟冒頓之首收督亢之圖使遼陽八州之民得聞聲教榆關千里之地盡入提封虵豕之穴悉降干戈之事永戢然後登臨瀚海刻石以銘功陟降雲亭泥金而典禮遠追八九之迹永垂億萬之年臣忝守方州莫參法從空勵請纓之志悉無鳧躍之勞惟聆三捷之音遠同百獸之舞

其言酒如可以去病

賀聖體平復御紫宸殿受朝賀表

元稹

臣某言今日得上都進奏官報稱昨日陛下御紫宸殿受群臣賀表伏審聖躬萬福親見百寮率土皆歡溥天同慶臣某臣聞兩曜有明晦所以成其不已川瀆有盈縮所以成其不竭不有燎火無以彰王度不有霜霰無以驗松心是以軒轅神仙然後夢華胥之遊秦穆疾寢然後享鈞天之樂堯以癯瘠而為聖禹以胼胝而稱功斯皆因疾成妍以勞逢福非臣庸度敢進瞽言昨者聖體不安纔經旬日穩不卜吉勿藥

有喜此所以表北極而長尊配南山而永固者也況日臨黃道萬物皆榮帝御紫宸千官畢賀臣猥以守符外郡不獲稱慶明庭空懷鼓舞之心莫備鳧藻之來臣某無任跳躍徘徊瞻望歡欣之至謹差郡衙官劉宗奉表陳賀以聞

太子請
類

皇太子請修書表

崔融

臣聞昔者明王學以化人成俗古之君子文以緯地經天雖有閶風之高嶽弗登弗知其峻也雖有滄日之巨溟弗涉弗知其廣也伏惟天皇域中居太天下化成百官以理萬人以察日行中道而淑清歲地偃提而位序光熏萬物豈直芝珥蘡茀澤加四海寧惟壽麻孤竹地成形而天成象其道彌光河出圖而洛出書其徵可驗環林璧沼金門石室墳典積于丘山筆墨盈于泉海聖朝多士自可包二代之文臣顧不才何足奉三王之教皇慈渥洽帝獎優隆擢公望爲

太師、徵子房爲少傅所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嘗辛
苦於歲餘終未階於日就臣聞學者殖也問以辨之
積必有成勤則不匱以周公之上聖、日讀百篇以孔
父之多能韋編三絕、臣雖不敏竊所庶幾然以列代
遺章先王舊典康成輿業、纔覽卷於八千、士安覃思、
願加年於累百豈不以學而時習博則難精者乎今
欲搴其蕭稂撮其樞要可以出忠入孝可以益國私
人極賢聖之大猷盡今昔之能事商榷百氏勒成一
家庶有代於箴規長不違於左右又近代書欽、實繁
部帙、至如華林園徧畧、修文殿御覽、壽先書苑、長洲

玉鏡及國家以來新撰藝文類聚文思博要等並包括弘遠卒難詳悉亦望錯綜群書刪成一部藝官賔館亦既天皇立之矣端士正人亦既天皇致之矣伏乞俯從微願特降鴻私許臣撰緝遂臣誠請當宮學士如少仍望通取京官謹當開桂樹之山鑿芙蓉之水引井泉之詞賦惣望園之賔客下芸閣而長謡臨梓廚而高會一遊蘭芷佇變蓬麻區區之誠敢希矜允豈使肅城門内唯傳魏國之名崇政殿中獨紀晉朝之事而已無任誠懇之至謹遣某官某奉表陳請

以聞

讓譙類

能爲汾陽自不屑爲生祠碑記

爲郭子儀讓華州及奉天縣請立生祠堂及碑

第三表　　邵説

臣子儀言臣聞人臣事君稟命而已若君有非常之畧則臣成佐命之勳象彼四時運行實因於上帝配諸百谷廣大在宗於滄溟頃陛下監國撫軍則再安宗社及飛龍踐祚又克清夷狄所有成績莫匪雄圖臣雖在行何力之有今奉天華州耆壽請爲臣建碑立祠且陛下聖功已書簡策微臣薄效何足褒稱耆艾之徒昧於事體謬請刊紀殊乖名實昨已再表懇辭冀達誠慊陛下未察令斷來章奉詔兢惶若墜泉

谷況今畿內百姓日益凋殘粮無半菽室如懸磬以不急之務擾至疲之人竊顧心顏益增靦懼又比來耆壽陳狀是官吏指麾恐以臣備位台司妄爲希附縱有勤請或非矯飾所祈聖造特遂愚衷區區之誠敢以頻請無任懇迫之至

第四表

臣子儀言伏以奉天華州耆壽請爲臣立碑及生祠臣自揣功業至薄不足以當刊紀百姓至弊不可以輿力役歷獻愚懇至于再三言不動天未嘗允納夙夜兢懼不遑寧止臣非有馬援南征之績竇憲北伐

當時生祠聞諸天子處猶知忌憚

之功安敢飾詞以陳謙讓但以兵革不息十年于茲天下之人未獲其所臣幸備相位尚貽憂責頃歲之克復京都去冬之小却夷醜所有微効皆禀聖謀然未能使其干戈盡銷郊甸罷警北有亡命之虜西有無厭之戎公卿大夫未免旰食臣幸而獲宥其榮已多豈可竊功僥名以圖不朽其若千古何昔漢爲霍去病理第辭以匈奴未滅無以家爲況今殘孽尚存而敢播美金石臣雖才不逮名竊慕古人之志所望再效駑蹇遠斥兇渠三虜之首必懸四海之波自定從兹偃伯可以息人然後紀功亦未爲晚臣以誠願

實在於斯伏乞聖恩特遂勤請無任惶怖懇迫之至

去思碑表必待奏門亦可省多少事

為杜司徒讓淮南立去思碑表　劉禹錫

臣某言伏見淮南節度使王鍔所奏當道將吏僧道耆老等請為臣立去思碑伏奉聖旨允其所奏內惟菲薄聲績無聞祇荷恩私慙懼交至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伏蒙先朝過獎累典方隅頃鎮江都十有四載數周星紀水旱備經境接淮瀆兵戈時起至於邑里粗免流離非臣所能悉禀聖化在唐堯可封之日奚假吏才當漢宣責實之時皆承詔旨王鍔與臣交代輒有上聞況以去思為名慙無可紀之績伏以建碑示後甲令垂文苟非至公則翻貽誚臣伏覽

故事宋璟自廣州都督入拜尚書南海之人請刊樂石璟自懸讓至於再三雖勤其文竟從降制在於國史舉爲美談璟恭荷榮人益見德臣才誠不逮心實慕之伏乞聖慈賜寢前命僃非飾讓義在徇公無任懇款之至謹奉表陳讓以聞

讓奪禮表

吳兢

草土臣兢言伏奉去年八月十日恩勅追臣赴京起復尚書水部郎中依舊兼判刑部郎中知國史事聞命驚號心手無措臣兢臣行負幽明禍延所怙銜哀茹血五情崩潰卜隣之訓永慕不追陟岵之感窮究已及但心同木石未能自殄豈悟皇明旋加辟命且臣聞在家稱孝居國必忠苟違斯理實虧禮教焉有躬嬰荼毒而跡忝南史首伏苫盧而名叨東觀將何以發揮帝典褒貶人倫定一代之是非爲百王之準的臣不敢遠喻前古廣飾浮辭自近歲以來起復者

則有御史夫人解琬、黃門侍郎張說、工部侍郎蘇頲、皆諳氣陳款、特蒙矜遂、此實成例、竊敢庶幾、伏願陛下敦孝理之風、全通喪之典、追收綸渙、俯納懇誠、許其畢疚私庭、終服凶次、獲申負土之禮、用展攀栢之悲、則雖歿之年、猶生之日、無任荒迫之至、謹遣臣大學生終奉表陳乞以聞

讓封

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　任　昉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户奉命震驚心顔無措臣雲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進謝中庸退慙狂狷固肯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篆刻爲文而三冬靡就負書燕魏空殫菽粟躡屩齊楚徒知貧賤旣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持斧作牧以薏苡興謗赭衣爲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爲民知井臼之逸已年上壽旣曰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歸閉門荒郊再離寒暑兼以東臯數畝控帶朝夕關外一區悵望鍾阜

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祿微賜金而歡同娛老折芰幡枯此焉自足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謀臣釁等離心功慙同德泥首在顏輿櫬未毀締構草昧敢叨天功獄訟謳歌示同民志而隆器大名一朝總集顧巳及躬何以臻此政當以接開白水列宅舊豐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脩拾青紫豈待明經臣雲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拔十得五尚曰比肩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發顧無足算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

臣況之一何遼落齊季陵遲官方淆亂鴻都不綱西園成市金章有盈笥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巳南面責成斯在豈空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或四姓侍祀巳無足紀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旣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易農而

有恥之言

仕乃祖玄平道風秀世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位裁元
凱任止牧伯高祖少連夙秉高尚所富者義所乏者
時薄宦東朝謝病下邑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歲
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雖千秋
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爲速達
臣雖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爲國爲身知其
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弃菅蒯愛同絲麻儻平生之
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矜臣所乞特迴寵
命則褻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
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

讓中書令表

庾亮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旣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頻繁省闥出領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旣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在至

一劑凉藥可消熱毒

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托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

悲哉貪位之人不通之人也

招殃國爲之𡚁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群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闥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冐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

違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哉仰覽殷鑒量已知微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悾悾屢陳冊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屛營不知所厝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代史館王相公讓相位第一表　錢　翊

臣某言臣聞君人之私在始終而必遂人臣之分於進退以自圖嘗觀古今莫不如此臣謬從先訓本涉儒流傳之者猶有琴書教之者令歸忠孝臣之不佞頗墜所承唯於忠孝之心實畏神明之責策名游宦止望周行偶聖立身俄塵大任材同常士寵過素期雖欲遠慕前修旁探令典窺其事業勵此顓蒙副明主之憂勤避衆人之指笑而所務者生靈當壽每痛凋刻所制者兵革弭寧尚聞侵伐赧然備位何以事君不唯久合避賢固亦尋宜獲罪偷安四輔忽已六

年假名器而則崇執機權而益拙循省是懼斯須不遑然臣於六年之中未忍爲一朝之計者蓋以陛下信其愚直如見肺肝姿以彌諧終無疑間事不幸者必蒙曲恕心不欺者則荷明知忝異禽魚感深骨髓强陳蹇力用荅聖慈今則曠敗漸多智謀將竭不能引退定至顛危況陛下光復京師已逾周歲臣之去就亦謂得宜竊見嶺南節度使薛王知柔近有封章懇求替罷是以臣今日敢於便殿直冒宸嚴乞免鈞衡得分節制赤誠盡寫天聰莫迴既集蘿憂彌增激切伏念臣之心力則未甚衰嘗學政經因繇戎事尚

可遠臨海服具舉化條每推糾率之勤兼濟邦家之
用謹廉無犯攻若不私微臣所能庶幾有効實非飾
詐輙罔睿明聰膽獻書期於聽允登壇受命皆是寵
光遂之則臣必有為奪之則臣將不逮上惟君命乃
獲始終且使臣又全進退自昭聖德未奕舊章仰望
鴻恩臣某無任迫切悸恐之至

節度刺史讓官

讓開府表

羊祜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常以智力不可彊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爲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爲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誡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

更見推賢讓能以人事君之誼

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臣所見雖狹、據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光祿大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以禮始終、雖歷內外之寵

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冐拜表惟陛下察匠夫之志不可以奪

爲竇孝諶讓潤州刺史表　　李嶠

臣某言伏奉恩制以臣爲潤州刺史祗奉寵榮俯仰慙惕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尺澤輕生斗筲淺品行非三德藝乏四科屬雲雨曲成山川廣納遂得差肩晃笏造羽鴛鷺自兼司天地副象河海空陪九卿之末詎達三禮之源栢梁賦詩徒述鍾磬槐市講藝更慙几杖當日妨賢獲罪豈以稱職爲功而皇矣高臨霈然降澤乃爲棘寺還剖竹符入奉千乘之尊出當六條之寄叨恩竊幸自初洎末夫以下邑樹風是惟政本外臺驅傳實揔人極薛宣以理

劇有才滿歲加授龔遂以撥繁無効數月召還力選前獻實資共理安可使赤紱虛忝素餮高詠伏願敦名器之實絶過謬之私更簡良才言刈其楚則山谷耆老方懷樹李之觀江湖吏人不起伐擅之刺無任悚懼之至謹詣朝堂奉表以聞臣所讓人具如別狀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讓容州表　元結

臣結言臣伏奉今月二十二日勑授臣使持節都督容州諸軍事守容州刺史中丞充本管經畧守捉使四月十六日勑到二十一日發付本道行營臣實愚弱謬當寄任奉詔之日不獲疑憂懼臣結中謝臣聞孝於家者忠於國以事君者無所隱臣有至切不敢不言臣實一身奉養老母醫藥飲食非臣不喜臣暫違離則憂悸成疾臣又多疾近日加劇前在道州黽勉六歲實無政理多是假名頻請停官使司不許今臣所屬之州陷賊歲久頹城古木遠在炎荒管內諸

忠誠愷惻
文生于情

州多未賓伏行營野次向十餘年在臣一身爲國展効外當不避艱危但以老母念臣疾疹日久時方大暑南逾火山舉家漂泊寄在湖上單車將命赴於賊庭臣將就路老母悲泣聞者悽愴臣心可知臣欲扶持版輿南之合浦則老母氣力難於遠行臣欲奮不顧家則母子之情禽畜猶有臣欲久辭老母則又汚辱名教臣欲便不之官又恐稽違詔命在臣肝腸如煎如燭昔徐庶心亂先主不逼令伯陳情晉武允許君臣國家萬代爲規伏惟陛下以孝理萬姓慈育生類在臣情志實堪矜愍臣每讀前史見吳起遊

官。噬臂不歸。溫嶠奉使。絕裾而去。常恨不逢斯人。使之殊劣。臣所以冐犯聖旨乞停今授待罪私門長得奉養供給并稅臣之懇願塵黷天威不勝惶恐謹遣某官奉表陳讓以聞

代杜相公讓劒南元帥表　常袞

臣鴻漸惶恐言臣本自諸生素乏輕邦之具無才無行至愚至拙其所望者在寸祿代耕而已往屬先帝中興時方草昧攀附日月遭逢盛時獲奉馳驅遂蒙委遇毫髮未報哀惶靡及陛下龍飛踐祚俊乂滿朝猶顧微臣使參大政備位宰輔出入六年上不能調和陰陽下不能親輔百姓朝典隳廢聖慮憂勞其心愧耻中夜三歎况外統群帥遥制戎閫在臣儒劣非所堪任曩者受命而行屬西南未安中外所主雖有危難臣不合辭寧頃至朝廷親授經略及達方鎮

事頗條理叔明獻恭並是良將自蒙擢用甚允聲實可以倚辦並堪獨任且將在閫外事得專之遠道取決恐失要會坐而臨制誠亦非宜今又靖謐臣何所効豈苟貪榮利以固寵榮益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也陛下不以臣簿陋待罪閫司至于疆事不修戎車未息實得參議任其安危無以裨補皆臣之罪也何必一方之務獨有責成特乞下鑒愚懇俯停戎號則王朝無兼授之寵臣下有知止之分昧死上言冀迴宸聰無任惶迫屏營之至謹奉表陳露以聞

文官讓官

爲崔神基讓司賓卿表　　李嶠

臣神基伏奉恩制以臣爲司賓卿芝渙曲臨獎飾踰分蓬心迴蕩氷炭交集臣神基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才實凡庸志無遠大徒以命偶時來滄和飲澤累叨恩遇浸成榮顯遂得出擁朱軒入陪紫蓋被服珪組周旋階闥自謬司六尚承乏九賓星琯驟移塵露無紀每懷忌滿之誠實負曠官之責寧可以更奉殊嶔重叨非據當象河之顯列處惟月之崇班陛下刻象琱金焚山牓道維駒在詠異人並出無容使芳蕙爲菑康瓠成寶伏乞天哲改擇人望則尚

德之舉。無累於翹薪。匪服之譏。不塵於列棘。無任慙
悚之至謹詣朝堂奉表以聞

乞罷政事第二表　　王安石

私懷懇至已具布聞聖訓丁寧未蒙聞納敢冒崇高之聽再輸悃愊之情臣聞任賢之方要其有用陳力之義止於不能苟弗集於事功且重罹於疹疾豈容叨據以累明揚伏念臣猥以孤生親逢盛世昧於量已志欲補於休明失在信書事浸成於迂濶每煩衆論上恩聖聰久知素願之難諧繼以積痾而自困辭而去位庶逃竊食之誅勉以就功重荷包荒之德雖貪順命終懼妨功伏惟皇帝陛下閎度并容大明俯燭特垂矜允俾遂退藏如此則孤進之身獲全生於

末路具瞻之地、得旼命於時材

亳州乞致仕第二表　　歐陽修

臣近貢封章乞還官政伏奉詔荅未賜允俞退自省循奚勝殞越臣聞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曲成者惟各從其欲天鑒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能致其誠敢傾至之虔心再黷高明之聽伏念臣本以一介之賤叨塵二府之聯知直道以事君每師心而自信然而既乏捐軀之効又無先覺之明用之已過其分而曾不自量毀者不堪其辱而莫知引去幸賴乾坤之再造得逃陷穽之危機仍許避於要權俾退安於晩節今乃苦於衰病莫自支持顧難冐於寵榮始欲

此事非人勸得

收於骸骨敢期聖念過軫天慈謂雖迫於桑榆未忍棄於草莽竊以古今之制沿襲不同葢由兩漢而來雖處三公之貴每上還於印綬多自駕於車轅朝去朝廷暮歸田里一辭高爵遂列編民豈如至治之朝深篤愛賢之意每示隆恩之典以勸知止之人故雖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固已不類昔時之士無殊居位之榮然則在臣素心雖竊退休之志迹臣所乞尚虞僥倖之譏伏望皇帝陛下惻以深仁矜其至懇俾解方州之任遂歸環堵之居固將優游垂盡之年涵泳太平之樂惟辛勤白首迄無一善之稱孤

負明時、莫報三朝之德、此爲懟恨何可勝陳

滿容

蔡州乞致仕第三表

歐陽修

恩深煦嫗感極涕洟雖情有迫於危心不知自止而辭已窮於累牘幾至無言惟以至誠期於必達自乞憐於君父不復訊於蓍龜伏念臣家世單平性姿中下少從宦學本免饑寒不自意於遭逢遂進階於華顯然而群材方茂蒲柳未秋而早衰衆駿並馳駑駘中道而先乏而況荷難勝之任用竊踰分之寵榮風波憂畏而慮以深疾病侵凌而老亦至故自辭於機政即願謝於軒裳蒙上聖之至仁念三朝之舊物每曲煩於訓諭久未忍於棄捐竊惟臣知事君必本忠

信言不顧行是爲罔欺而臣口日誦於田閭身坐貪於祿利可畏至公之議何施有靦之顏每自省循莫遑啓處是敢罔避再三之煩黷猶希萬一之矜從伏望皇帝陛下特軫天慈俯回睿聽察前言之可復葢屢請者有年哀下愚之不移俾卒成於素志狥其所欲乞以殘骸臣若得上印綬於有司自架柴車而歸路晚節知無於大過沒身永荷於鴻私

謝除中書舍人表　　蘇轍

越從左史擢領西垣口出命書身參法從念山林之
迹本無富貴之心聞命若驚固辭不獲伏念臣生本
西蜀家世寒儒學以父兄爲師貧無公卿之助私有
求於祿養輒自力於文詞慨然東遊無以上達際會
仁祖訪求直言策語猖狂特聖人之不諱考官怪怒
惡悖直之非宜孰知悟俗之言特被愛君之詔感激
恩遇遂亡死生莫酬國士之知適有私門之禍未塡
溝壑重迫饑寒時於道塗望見神考一封朝奏夕聞
召對之音衆口交攻終致南遷之患生雖不遇嘗辱

清而不弱
婉而不媚

顧於二宗時不見容勢殆瀕於九死厄窮自致黽俛何言敢云衰病之餘復被寵光之幸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毋慈均覆坤德無私欲以任姒之明躬行堯舜之道肆求多士以遺成王耆老畢會於朝廷耕築不遺於林莽遂令拔擢猥及空疎憑唐已衰猶願雲中之往貢禹雖老未忘封事之勤譬如木之在山生則荷恩而死無所恐水之於地行則潤下而止不敢辭臣之事君義亦如此欲報之意非言所殫

蘇州刺史謝上表　白居易

臣居易言伏奉三月四日恩制授臣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臣以某月二十九日發東都今月五日到州當日上訖時當明盛寵在藩條祇命荷恩以感以懼臣某誠懽誠幸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嗣膺曆數重造寰區將致昇平在先政化詢求牧守勤恤黎元實陛下慎選惟良之秋責成共理之日也臣以微陋早忝班行首自中書舍人出爲杭州刺史苟免敗缺實無政能已蒙寵榮入改宮相今奉恩寄又分郡符獎飾具載於詔中慶幸實生於望外況當

瘖巳然

今國用多出江南江南諸州蘇最爲大兵數不少稅額至多土雖沃而尚勞人徒庶而未富空擇循良之吏委以撫綏豈臣瑣劣之才合當任使然既成命敢不誓心必擬夕惕夙興焦心苦節惟詔條是守惟人瘼是求諭陛下憂勤之心布陛下慈和之澤則亭育之下疲人自當感恩而歲時之閒微臣或希報効塵黷皇鑒吐露赤誠寵至空驚恩深未答無任慚惶懇激之至謹差軍事散將某乙奉表陳謝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睦州謝上表　　范仲淹

獻言罪大輒効命於鴻毛宥過恩寛迴光於白日事君無遠爲郡甚榮恭惟皇帝陛下天德清明海度淵默撫群龍以宅吉念六馬而懷驚臨軒以來側席不暇思啓心沃心之道奬危言危行之臣萬寓咸歡元門無壅臣腐儒多昧立誠本孤謂古人之道可行謂明主之恩必報而况首膺聖選擢預諫司時招折足之憂介立犯顏之地當念補過豈堪循默昨聞中宫搖動外議喧騰以禁庭德教之尊非小故可廢以宗廟祭祀之主非大過不移初傳入道之言則臣遽

刺語

上封章乞寢誕告次聞降妃之說則臣相率伏閤冀囘上心議方變更言亦翻覆臣非不知逆龍鱗者㩉虀粉之患忤天威者負雷霆之誅理或當言死無所避恭以前古廢后之朝未嘗致福漢武帝以巫蠱事起遠廢陳后宮中殺戮三百餘人後及巫蠱之災延及儲貳至宣帝時有霍光妻者殺許后而立其女霍氏之釁遽爲赤族又成帝廢許后咒詛之罪乃立飛燕妒妹妬甚於前六宮嗣息盡爲屠害至哀帝時理之卽皆自殺西漢之祚由此傾微魏文帝寵立郭妃譖殺甄后被髮塞口而葬終有反報之殃後周以虜

庭不典高后爲厄危辱之朝不復可法唐高宗以王皇后無子而廢武昭儀有子而立既而擢毀宗廟戕竊號之妖是皆寵衰則易搖毀深則易立後來之禍一一不善臣慮及幾微詞乃切直乞存皇后位號安於別宮暫絕朝請選有年德夫人數員朝夕勸導左右輔翼俟其遷悔復于宮闈社中外覬望之心全聖明始終之德且黔首億萬戴陛下如天皇族千百倚陛下如山莫不雖休勿休日慎一日外采納於五諫內彌縫於萬機而況有犯無隱人臣之常面折庭諍國朝之盛有闕即補何用不臧然後上下同心致君

親如堯舜中外有道躋民俗於羲皇將安可久之基必杜未然之釁上方虛受下敢曲從旣竭一心豈逃三黜伏蒙陛下皇明委照洪覆兼包贖以嚴誅授以優寄郡部雖小風土未殊靜臨水木之華燕處江湖之上但以肺疾綿久藥術鮮功喘息奔衝精意牢落惟賴高明之鑒不投遐遠之方摠疾于茲爲醫尚可苟天命之勿損實聖造之無窮戀道忘憂雅得江山之助含忠履潔敢移金石之心

自有靜沖之氣并博名高者

潭州通判謝上表　唐介

始竄嶺南人皆謂之必死及還湖外恩寔出於再生仍復前官俾開郡政仰叨成命增激微衷切念臣寒素立身孤直無援歷官再紀才貳郎曹入朝踰年幸兼風憲臣自以逢聖明之治當言責之司祇知忠義以事君不顧憂禍之及已凡所上奏必盡至公流輩爲臣寒心姦邪見臣切齒臣本欲爲耳目於陛下勉副衷求不能效鷹犬於他人以希進用心雖無媿迹已甚孤屬權臣之擅朝肆已私而害政輙輸忠欵冀補涓塵陛對之間未能悉意天威之下卒莫自明得

罪一時竄身萬里派離遠道殆及朞年擯弃遐荒分甘散秩豈謂皇帝陛下存國大體察臣愚忠欲招諫者之言免爲後來之誡三推皇澤特與一官以邑賡之寇攘擇湖湘之守倅俾從征蒐得佐郡符然臣粗識義方薄知臣節納忠獲罪顧百謫以誠甘盡瘁報君雖九死而不悔謹當盡勤官守以助軍輿夙夜以思冀免於敗事毫分有補少荅於大恩

代彭陽公遺表　李商隱

臣某言臣聞達士格言以生爲逆旅古者垂訓謂死爲歸人苟得其終何怛於化臣永惟際會獲偶昇平鍾鼎之勳莫彰風露之姿先盡雖無非大數亦有負清朝今則舉纊陳詞對棺忍死白日無分玄夜何長淚兼血垂目與魂斷臣某中謝臣早緣儒學得厠人曹克紹家聲不虧士行詞賦貢名於宗伯書檄應聘於諸侯東泛西浮南登北走時惟倚馬人或薦雄西掖承榮得以言之無罪曲臺備位粗明物有其官允謂才難便叨郎選振衣華省履歷名曹高步内庭光

揚密命憲宗皇帝以臣行多餘力忠絶他腸進無所因靜以有立過蒙顧問深降襃稱乃於同列之中獨許非常之拜殊恩旣浹當路相排旅翮未高孤根已動河潼爲郡盟津統師濡以待援痿而念起憲皇旁求輔相即記姓名果遣急徵仍加大用戴君之力雖弱許國之誠在茲實有微衷可裨玄化況初誅背叛務活疲羸方伏奏於鳳扆之前忽龙徒於烏耘之次小吏抵罪邪臣結謀指之有名黙不得訴空茸罪戾仰託聖明粗得生還幾臨死所其後官移賓護四年不竭於承華任貶察廉一日覂留於分陝欲舉而墜

將安更危賴敬宗皇帝纘乃丕圖是思求舊振於洛宅榮彼夷門自茲以來敢虛其遇周旋五紀鎮守惟切分憂前後兩歸闕庭皆非久次拙直不同於衆讒毀每集其躬含意未宣救過不暇伏思自長慶厥後開成之前凡幾忝遷升幾遭退斥若非不欺天地不負君親至於機微尋合顛殞伏惟皇帝陛下道超覆載仁極照臨既委銅鹽又分端揆逮今控壓亦在重難陛下之恩微臣何益微臣之節陛下方知與言及茲碎首殊晚然臣從心之年已至致政之禮宜遵尋欲拜章以求歸老伏以諸道節制頻歳更移其於送

迎例多積累臣在此雖無一毫侵損亦無纖介誅求而帑藏甚殷倉儲有羨特緣行李恐過秋冬而江山之氣候難常蒲柳之蕭衰易見自夏則膝脛無力入冬則腸胃不調對冠冕而始訝儻求指墳墓而已知息處昨今月八日臣已召男國子博士緒左輔闕緰左武衛兵曹叅軍綸等示以歿期遺之理命使內則雍和私室外則竭盡公家兼約其送終務遵儉約勿爲從俗以至慮居至十二日夜有僕夫告臣云火星殞地雅當正室洞照一庭臣即端坐候時正辭無撓臣之年亦極矣臣之榮亦足矣以祖以父皆蒙褒寵

有弟有子並列班行全署領以從前人歸體䰟以事
先帝此不自達誠爲甚惡但以將掩泉扃不得重辭
雲臺重陳尸諫猶進瞽言雖叫呼而不能豈誠明之
敢忘伏惟皇帝陛下春秋鼎盛華夏鏡清是修教化
之初是復理安之始然自前年以來敗譴者至多誅
戮者不少伏望普加鴻造稍霽皇威沒者昭洗以雲
雷存者霑濡以雨露自然五稼嘉熟兆人樂康用臣
將盡之苦言慰臣永蟄之幽䰟臣某云云臣當道兵
馬已差監軍使賫千乘勾當其節度留務差行軍司
馬趙祝觀察留務差節度判官杜勝訖有舊規模無

新華易悉當輯睦決無誼驚臣心雖澄定氣已危促辭多逾切鳴急更哀升屋而三號豈來赴壑而一去無返忠誠直道竟埋沒於外藩腐骨枯骸空歸全於故國迴望昭代無任攀戀永訣之至謹奉表代辭以聞臣某誠號誠咽頓首頓首

進諸葛亮集表　陳壽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耻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已來未之有倫也輙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

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器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于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于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風化

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于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于將畧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已之長未能兼有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

甚詣文体之論

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産足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惟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謩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謩周公與群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其聲教閒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

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

為滎陽公謝賜冬衣狀　　李商隱

右中使某至奉宣恩旨賜臣冬衣一副大將衣四副兼賜臣手詔一通者八行帝語脊降於重霄一襲天衣俯迴於窮節臣當時準詔給散訖臣叨蒙重寄適控遐陬地雖五鎮之衝氣得四時之正每玄冥應律顓頊司辰當二日之鑿冰則殊幽野及兩楹之飛雪無異朔山重以寶布少溫纊綿乏暖方求麗密以禦嚴凝豈望司服頒衣貴臣傳詔綾裁飛鵲絮裛仙鵞白分椒壁之光紫奪蘭牙之色已均下將仍逮連營晏子狐裘敝獘何彰於國儉王恭鶴氅風流不自於

君恩被服有輝負戴無力謹當上宣殊渥下拊多寒均大裙於瑯琊變無襦於蜀郡粗令康泰以塞貪叨臣與大將等無任望闕感恩抃舞屏營之至

爲濮陽公涇源謝冬衣狀　李商隱

右某月日中使某至奉宣聖旨賜臣及大將兼諸鎮防秋兵馬等前件勑書手詔幷冬衣者臣竝已準詔旨宣示給散訖恩極解衣榮加降璽戴山未重負日非暄臣謬領藩垣適當戎狄唯憑廟筭粗展軍威絕漠獵廻幸無警急高烽火過但報平安直以地勢多陰川形稍背三伏嘗聞於屏蓬九秋尋訝於垂緡代馬踶嘶隴山無葉燕鴻未過涇水先氷是以毎降王臣仍迂御筆緘封垂露寵錫禦冬非玉女裁成即仙人織出徒驚在笥莫匪因針始顧孱微深懼不勝冠

帶旋蒙被服便如能執干戈遍逮軍前歷霤麾下達喜氣而陳根復秀動歡聲而蟄戶潛開華楚成行良婁塞路其山南宣歙三道大將等雖久居炎燠不慣嚴凝亦既更衣皆忘易地賈餘勇而惻思盡敵感鴻私而咸願殺身各限征行不獲陳謝臣與大將等無任瞻天戀闕感恩屏營之至

奇賞齋廣文苑英華卷之十一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策類

順帝問賢良策　李固

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雕薄之俗未革

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敗亂嫡嗣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聖賢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亂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按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

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使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埶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

不刊語

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佗功德。初拜便眞。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埶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

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黄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門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寖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

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制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壓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

梁太后問賢良策　　皇甫規

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僞威分近習畜貨聚馬戲謔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虚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爲虐大賊從横流血川野庶品不安譴誡累至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

百爲同舟之人

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披埽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誡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爲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爲姻族今日立號雖尊可也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

恩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
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謟諛之言不聞戶牖
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
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怖慴失守言不盡心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融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雲之拜或揚旌求士或設簴待賢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朕寅奉天命恭惟永圖審聽高居載懷祇懼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寤寐嘉猷延佇忠實子大夫選名升學利用賓王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鹽梅之和屬有望焉

又問昔周宣惰千畝之禮虢公納諫漢文缺三推之義賈生直言良以食惟民天農爲政本金湯非粟而

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朕式照前經寶茲稼穡祥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將使杏花菖葉耕穫不愆清剛泠風述遵無廢而釋耒佩牛相沿莫反兼貧擅富浸以爲俗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舄鹵可腴恐時無史白與廢之術矢陳厥謀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敬法卹刑虞書茂典自抵俗澆弛法令滋彰肺石少不寃之民棘林多夜哭之鬼朕所以明發動容旰食興慮傷秋荼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永念畫冠緬追刑厝徒以百鍰輕科反行季葉四支重罰爰創前古訪游禽於絶澗作霸秦基

歌鷄鳴於闕下。稱仁漢牘二途如爽即用兼通呂言所安朕將親覽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泉流表其不匱懋遷通其有無既龜貝積寢緡繦專用世代茲多銷漏參倍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洊歲之貲惟瘼卹隱無捨矜歎上帝溥臨賜朕休寶卭斜之谷開而出銅且有後命事茲鎔範充都內之金紹圜府之職但赤仄深巧學之患榆莢難輕重之權開塞所宜悉心以對

又問治曆明時昭遷革之運攷憲勑法審刑德之原分命顯於唐官文條炳於鄒說及嵎夷廢職昧谷虧

东漢秉素衹之徵魏稱黃星之驗紛諍空軫疑論無歸朕獲纂洪基思弘至道庻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克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於子大夫何如哉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融

問秀才朕秉籙御天握樞臨極五辰空撫九序未歌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若墜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恒軫故恤貧緩賦省徭慎獄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而多黍多稌不興兩穗之謡無褐無衣必盈七月之歎豈布政未優將罷民難業登爾於朝是屬宏議罔弗同心以匡厥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上協星象下符川嶽必待天爵具修人紀咸事然後沿才授職揆務分司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

周官三百漢位兼倍歷茲以降游惰實繁若閒冗畢棄則橫議無巳冕笏不澄則坐談彌積何則可修善詳其對

又問箸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爲績至有旦撫鳴琴日置醇酒文而無害嚴而不殘故能出入於阽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是以賈誼言天下之有惡吏之罪也頃深汰珪符妙簡銅墨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入在朕前汰其智略出連城守闕爾無聞豈薪櫕之道未弘爲網羅之目尚簡悉意正辭無僾執事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述於禮大賢彊國罔圖惟舊豈非療饑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是以三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烈今農戰不修文儒是競棄本徇末厥弊滋多昝宋臣以禮樂爲殘賊漢王比文章於鄭衛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旣道而權今欲專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其道奚若爾無面從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宋人失馭淮汴崩離朕思念舊民永言攸濟故選將開邊勞來安集加以納欵通和布德修禮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賔所

以關洛動南望之懷獯夷遠北歸之念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無待干戈聊用辭辯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斯路何階人誰或可進謀誦志以沃朕心

明禁　　石介

國家之禁踈密不得其中矣今山澤江海皆有禁鹽鐵酒茗皆有禁布綿絲枲皆有禁關市河梁皆有禁子去其父則不禁民去其君則不禁男去耒耜則不禁女去織紝則不禁工作奇巧則不禁商通珠貝則不禁士亡仁義則不禁左法亂俗則不禁淫文害正則不禁市有游手則不禁館有游食則不禁衣服踰制則不禁宮室過度則不禁豪强兼幷則不禁權要横暴則不禁賄行於上則不禁吏貪於下則不禁夫子去其父則亂也民去其君則叛也男去耒耜女去

織紝則離其業也工作奇巧商通珠貝士亡仁義則棄其本也左法亂俗則中華夷也淫文害正則經籍息也市有游手官有游食則公私殫也衣服踰制宮室過度則上下僭也豪强兼并權要横暴則貧人困也賄行於上吏貪於下則公道缺也如是而不禁彼山澤江海人所取財也鹽鐵酒茗人所資也布綿絲枲人所取用也關市河梁人所取濟也而禁豈先王之法乎三代之制乎哉或曰如何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曰惟禁其不禁而弛其禁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

責臣

石介

大過上六君子矣心在救時至於滅頂凶而無悔且當棟橈之世居無位之地而過涉以扶衰拯弱可謂君子矣今國家有西北邊之憂聖君夙夜勤勞日旰不食重擇大臣付以專征大官以寵之富祿以厚之節旄以榮之宜竭智力以幹乃任盡謀策以濟厥事智力竭矣謀策盡矣然後以死繼之可也乃偃蹇君命優游私家謂聞金鼓之震天下不若聞絲竹之謡耳謂見羽旄之翳目不若見趙衛之侍前謂若被甲冑不若服輕紈謂若冒矢石不若御重裘不竭智力

尤利

一

不才是真病是僞

不盡謀策乃稱才不稱任飲食加多筋力完壯乃謂病不任事上以罔於君下以欺於人以圖其身之安噫國家以安無事乃將乃相爾公爾侯貪榮取寵不知休止聚財積貨不知紀極飽而嬉醉而眠閒則陳功勞叙閥閱矜材能薦智畧恨爵位之不高任使之不先曾不曰才不稱任病不任事國家一日有邊鄙之憂聖君倚之以安則曰臣病臣不才者至於兩銓三班院除人往西北邊去多不肯行嗚呼食人之祿死人之事況聖君英威睿武仁行如春義行如秋敢茲不肅是臣得以慢君君不能以使臣也天子之命

豈不行乎傳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又曰主憂臣辱大官以被其身富祿以厚其家四郊多壘則曰非我之辱也主憂則曰非我之事有官責而不勤其官窃在於無位之地乎吾是以責斯人而賢上六也嗚呼賴聖君洪覆如天不以寘諸法若有不如孔子者出則當以春秋亂臣同誅矣

箋啓類

百辟勸進今上牋　　任昉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被還命未蒙虛受搢紳顒顒深所未達葢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是以履乗石而周公不以爲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爲讓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累藺救朱重胝存楚以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明公據鞏

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淹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祇磬圖效社山戎狐竹東馬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匪叨天功實勤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服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吳遘茲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玉不毀誰之功歟獨爲君子將使伊周何地其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不任悾欵悉心重謁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

謝趙王賚乾魚啓　庾信

某啓蒙賚乾魚十番醴水朝浮光疑朱鼈文鰩夜觸翼似青鸞況復洞庭鮮鮒温湖美鯽波瀾成雨鱗甲防寒某本吳人常想江湖之味及其饑也唯資藜藿之餘慈賚渥恩膏腴流竈不勞獅子之亭即勝雷池之長翻驚河泊獨不受人足笑任公終年垂釣謹啓

謝趙王賚米啓

某啓奉教垂賚米十石丹烏銜穟旣集西周黃雀隨車還飛東市漬而爲種不無霜雪之精取以論兵即有山川之勢某陋巷簞瓢櫛風沐雨剥榆皮於秋塞

掘蟄蠶於寒山仰貫國租遂開塵甑非丹竈而流珠
異荆臺而炊玉東方朔之捧米既息長饑西門豹之
墾田方懃此賚

詣建平王上書　江淹

以懇爲文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下官本蓬户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

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顔色實佩荆
卿黄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劒
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
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圄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
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每以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
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
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
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
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
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頭俱啓

丹册金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刃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耻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

浸仁沐義昭景欽醴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户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寃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赦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齊敬皇后哀策文　謝玄暉

惟永泰元年秋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啟自先塋將祔于某陵其日至尊親奉奠某皇帝乃使兼太尉某設祖於行宮禮也翠帟舒皇玄堂啓扉組徹三獻筵卷六衣哀子嗣皇帝懷扆衛而延首想鷺輅而撫心痛椒塗之先廓哀長信之莫臨身隔兩赴將無二展旋詔左言光敷聖善其辭曰帝唐遠胄御龍遥緒在秦作劉在漢開楚肇惟淑聖克柔克令清漢表靈曾沙膺慶爰定厥祥徽音允穆光華沼沚榮曜中谷敬始紘綖教先穜稑睿問川流神襟蘭郁先德韜光君

道方被于佐求賢所謁無詖顧史弘式陳詩展義亶
下曰仁藏往伊智十亂斯俟四教罔忒思媚諸姑貽
我嬪則化自公宮遠被南國軒羅懷光素舒佇德閟
予不祐慈訓早違方年沖藐懷袖靡依家臻寶業身
嗣昌暺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哉帝遷明命民
神胥恍乾景外臨陰儀內缺空悲故劍徒嗟金穴璋
瓚奚獻禕褕罔設嗚呼哀哉馮相告祲宸駕長往貽
厥遠圖未命是獎懷豐沛之綢繆兮背神京之弘敞
陋蒼梧之不從兮遵鮒隅以同壤嗚呼哀哉陳象設
於園寢兮映輿鍰於松楸望承明而不入兮慶清洛

而南游。繼池綍於通軌兮。接龍帷於造舟。廻塘寂其已暮兮東川澹而不流嗚呼哀哉藉閟宮之遠烈兮闡纘女之遐慶始協德於蘋蘩兮終配祀而表命慕方纏於賜衣兮哀日隆於撫鏡思寒泉之罔極兮託形管於遺詠嗚呼哀哉

論類

辨亡論上　　陸　機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于是群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荊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飆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

江東文李足見一班

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淸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旣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睿心因於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

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騖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爲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禨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諝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

江東以謀勝

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孑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衄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

而立西居庸盍之郊非裂淮漢之涘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鎩望飈而奮庶尹盡規于上四民展業于下化恊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琨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涖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

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曆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于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

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
也

辨亡論下　　　　陸機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楊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偪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

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曾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脩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

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脣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啟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蜀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

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誼而咨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梲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荊楊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擒耳建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彊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踠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

此段太類梁文

其詩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

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巳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人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周公

王安石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爲政於天下也吾初無爲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者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世之士各

立法與禮士又各別

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曰之不足豈假於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姦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二人亦不可忽）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于亂世之俗遂以為聖世之士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為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蓋君子之為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

人人悦之則曰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周公亦可謂愚也又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闇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之信矣

眞言也

五等諸侯論

陸機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

老子人情

身安上在乎悅下爲已在乎利人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軆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四體辭難而心

句句排偶此晉唐通術

胥獲乂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愿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於疆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于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五等之禮不華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

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降乃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闚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

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啟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

世姦宄充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與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鼙震于閫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于晉鄭豈若二漢階闥蹔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簒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讐之

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之禍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昬主暴君有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昬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准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

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己思治，郡縣之長爲利圖物。何以徵之？葢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脩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鋭，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探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文論

顧況

周語之畧曰孝敬忠信仁義智勇教惠讓皆文也天有六氣地有五行此十一者經緯天地叶和神人名之爲文其實行也文顧行行顧文文行相顧謂之君子之文爲龍爲光上古云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堯之爲君聰明文思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代草木鳥獸皆樂文王之沼曰靈沼文王之臺曰靈臺虞芮不識文王入文王里所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班白不提挈自相謂曰吾黨之小子不可治於君子之庭詩人美之云文王斷虞芮之訟晉文興楚子戰而

覇謚曰文公夫以伏羲之文造書契。黄帝之文垂衣裳。重華之文除四凶舉八元。周公之文布法于象魏。夫子之文木鐸狥路。此其所以理文也。伊尹之文放太甲。霍光之文廢昌邑。吕尚之文殺華士。穰苴之文斬莊賈。毛遂之文定楚從。藺相如之文奪趙璧。西門豹之文引漳水沉女巫。建安正始。洛下鄴中。吟咏風月。此其所以亂文也。夫以文求士。十致八九。理亂由之。君臣則之。舜堯禹湯有文。桀紂幽厲無文。太顛閎夭有文。飛廉惡來無文。昔霍去病辭第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於國如此。不得謂之無文。范蔚宗著後漢

書其妻不勝珠翠其母唯薪樵一廚於家如此不得謂之有文且夫日月麗于天草木麗於地風雅亦麗于人是故不可廢廢文則廢天莫可法也廢天則廢地莫可理也廢地則廢人莫可象也郁郁乎文哉法天理地象人者也周易賛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賛坤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唯大者配乾至者配坤幽者贖鬼神明者贖禮樂不失於正謂之文

守論 并序

杜牧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洒東兵自守反修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叛臣益横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論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鈇鉞鈍含弘混貸煦育逆孽殆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算周思以爲宿謀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爲廣大繁昌莫巳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後爲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巳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爲寇伺吾人之憔悴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朋

伍羅絡郡國將孩乳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偷虞恬逸第第相付以爲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偶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以爲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爲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

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凡杖扶之逆息虜亂皇子嬪之裝綠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唱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傾軒蹶欲相効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

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盍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未戒之哉

御將　　　　　　　　　　　蘇洵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

以服衆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衞霍趙充國唐之李勣李靖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

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親間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兎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

波瀾

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且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

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陣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

帝可謂知大計矣。

此篇之有大開闔

攻守

蘇洵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撾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

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不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不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抉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扃鍵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墻趾而入者有焉抉門斬關而主人不之察幾希矣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不之察大半矣乘壞垣坎墻趾而主人不之察皆是矣為主人者宜無曰門之固

而他戶墻隙之不虞焉夫正道之兵扶門之盜也奇
道之兵他戶之道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
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昝者六
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
瑜走之鍾會嘗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爲之
守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
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
自江州泝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
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
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愬自文成破張柴疾馳

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油江而降馬邈至緜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繫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制敵

蘇洵

兵何難曰難乎制敵爲難乎制敵曰古者六師之中士不能皆銳馬不能皆良械器不能皆利故其兵必有上中下輩力扼虎射命中捕敵敢前攻壘敢先乘上兵也習行陣曉擊刺進而進退而退中兵也奔則蹶負則喘迎刃而殪望敵而走下兵也凡上兵一支中兵十中兵十支下兵百此非獨吾有敵亦不無也爲將者不以計用之而曰敵以上兵來吾無上兵乎以中兵來吾無中兵乎以下兵來吾無下兵乎然則勝負何時而決也夫勝負久而不決不能無老師費

財吾故曰難乎制敵也若其善兵者則不然堂然而陣塡然而鼓視敵之兵有挺刃大呼而爭奮者此其上兵也以吾下兵委之吾進亦進吾退亦退者此其中兵也以吾上兵乘之滿鏃而向之其色動介馬而馳之其轍亂者此其下兵也以吾中兵襲之夫如此敵之上兵樂吾下兵之易攻也必盡銳不顧而擊之吾得以上兵臨其中中兵臨其下此皆以一克十以十克百之兵也焉往而不勝哉是則敵三克吾一而吾三克敵二況其上兵雖勝而中兵下兵即旣爲吾克其勢不能獨完亦終爲吾所并耳噫一失而三得

文亦本此

與三失而一得爲將者宜何取耶昔田忌與齊諸公子逐射孫臏見其馬有上中下因教之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忌從之一不勝而再勝卒獲千金夫臏之說乃吾向之說也徒施之射是以知其能獲千金而止耳苟取而施之兵雖穰苴吳起何以易此哉

公謙論

王坦之

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之公道體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孟反范燮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己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敢誠患人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矯伐而不在於斯當匿迹在於違顯而不在於求

是於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伐而並進由親譽生於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於瘳病未若無病之爲貴矣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兩德彰於群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貪而忘於謙哉

三賢論　李華

或曰吾讀古人之書而求古人之未獲嗟夫遐叔謂曰無世無賢人其或世教之至淪於風波雖賢而不能自辯况察者未之究耳鄭衛方奏正聲間發極和無味至文無彩聽者不達反以爲悴譎之音太師樂工亦失容而止曼都之姿雜于顦顇被緼絮蒙蕭艾美醜夷倫自以爲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又求者亦昏將剖其善惡在遷政化端風俗則賢不肖異貫而後賢者自明而察者不惑也余兄事元魯山而友劉蕭二功曹此三賢者可謂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略

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紀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元齊愚智劉感一物不得其正蕭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元之道劉之深蕭之志及於夫子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極獎能太重元奉親孝居喪哀撫孤仁猶朋友之悉涖職明於賞罰終身貧而樂天知命焉以爲王者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極致也而詞章不稱是無樂也于是作破陣樂詞協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見元之道矣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稱乃

述詩書禮樂春秋爲五說條貫源流備今古之變推是而論則見劉之深矣蕭以史書爲煩尤罪于長不編年陳事而爲列傳後代因之非典訓也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後非訓彝生人不錄次序纘修以迄于今志未就而歿推是而論則見蕭之志矣元據師保之席瞻其形容不俟其言而見其仁劉被卿佐之服居賓友之地言理亂根源人倫隱明參乎元精而後見其妙譬若百鍊之鋼不可屈折當廢興去就之際一生一死之間而後見其大視聽過速欲人人如我與時多背恒見詬於人取其中節之舉是可以爲

觀其與遊

爲人師矣學廣而不偏精其貫穿甚於精者又文方復雅商之至當以律度百代爲任而古之能者往往不至焉超踔孤厲不可謂不知言也茂挺父爲莒丞得罪清河張惟一時佐廉使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至莒道邀使車發詞哀乞惟一涕下即日捨之且曰蕭賛府生一賢才資天下風教吾由是得罪無憾也夫如是不得謂之孝乎或曰三子者各有所與遊遐叔曰若太尉房公可謂名公矣每見魯山則終日嘆息謂予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盡矣若司業蘇公可謂賢人矣每謂當時名士曰使僕不幸生

於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廣平程休士美端重寡言河間邢宇紹宗深明持操宇弟宙次宗和而不流南陽張茂之季豐守道而斷趙郡李蔓伯高含大雅之素粤族子冊叔甯誠莊而文冊族子惟岳謨道沉邃廉靜梁國喬潭德源昂昂有古風弘農楊椽士膚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古河東柳識方明遐曠而才是皆慕於元者也劉在京下嘗寢疾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顧謂賓從曰柄卿若不起無復有神道尚書劉公每有勝理必詣與談數日忘返退而嘆曰聞劉公清言見皇王之理矣殷直清有

識高恨言理少對、未與劉面常想見其人河東裴騰士舉精朗邁直弟霸士會峻清不雜、隴西李廣敬仲堅冲明粹、范陽盧虛舟幼直質方而清潁川陳儻言士然談而不厭、吳興沈興宗季長專靜不渝、潁川陳廉不器行古之道、渤海高適達夫落落有奇節、是皆重於劉者也、工部侍郎韋述修國史推蕭同事、禮部侍郎楊浚掌貢舉問蕭求人海內以爲德選、汝南邵軫緯卿有詞學幹、天水趙驊雲卿才美行純、陳郡殷寅直清達於名理、河南源衍季融粹微而同、會稽孔至惟微述而好古、河南陸據德鄰恢恢善於事理、河東

柳芳仲敷該練故事、長樂賈至幼隣名重當時、京兆韋收仲成遠慮而深、南陽張有略維之履道體仁、而有略族弟邈季選溫其如玉、中山劉穎士端踈明簡暢、潁川韓極佐玄行備而文、樂安孫益盈孺溫良忠厚、京兆韋建士經中明外純、潁川陳晉正卿深於詩書、天水尹徵之誠明貫百家之言、是皆厚于蕭者也。尚書顏公重名節、郭父友與茂挺少相知、顏與陸據、柳芳最善、茂挺與趙驊、邵軫、消華最善、天下謂之顏蕭、文交殷寅、源衍、陸于二交之間、不幸元罷魯山終于陸渾、劉避地逝于安康、蕭歸葬先人、殁于汝南、今

復求斯人有之無之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賢不登尊位不享下壽居易委順賢人之達也不蒙其教生人之病也乎知之[illegible]也深故言之不悖云

錄以訓俗
宗閔其士

兄弟論并序

常德志

余以天倫篤睦日重月深每惟兄弟孔懷在物無愉嘗讀陸士衡之兄弟文慇慇懇懇未嘗不廢卷嘆息向其爲人而世人云陸機兄弟同居以之爲異傷哉斯固異其所稀見也將恐悠悠千載不無此感敢託陸之旨以作論云

客謂陸平原曰吾聞天降地騰夫婦之情見矣星分岳列兄弟之義存焉是以聖人之立教也上稽玄極下順人情故使判合爲同穴之親昆季有異居之道斯則人倫之大典豈作者之謬陳哉而子大夫名爲

習禮伯仲無門庭之別室家匪琴瑟之間雖激揚風俗獨為君子違道任心將使先人事也事不師古蒙竊惑焉豈有說乎願聞其旨平原曰何居斯言之玷可謂末學膚受曾莫是師即如君子之談必且輕於身而累于俗以獨不聞夫六龍方駕斯有御天之功駟馬班如用効行地之力是故大鵬之始宛轉北溟鄧林之初婆娑下土至於羽翮相資遂能負蒼天而遊卑青雲而立此則相須之道弘也至如梁山萬仞上干星辰楚殿三休俯臨風雨及土石異勢榱桷分離遂與沙麓俱崩坳塘共泯此則相須之道乖也是

知同德者易爲功離心者難爲力在物猶爾而況人乎然不善莫大於不睦溺於情者薄於義寡於私者豐於道故牝雞晨鳴三賢孥戮關雎樂得十亂同知故名賢之所閔豈烏有之談也且夫兄弟者同天共地均氣連形方手足而猶輕擬山岳而更重雲虵可斷兄弟之道無分鶺鴒載飛急難之情斯切先王知兄弟之爲重也故歌之於韶夏之舞誦之於風雅之篇敦骨肉而正人倫風鬼神而動天地大矣哉請爲左右梗槩其說夫兄弟之情也愛之於天性生之於自然不假物以成親不因言而結愛閱墻不妨於禦

侮踰里猶惜於伐樹馭朽則須洛而歌彎弓則涕泣而道斯乃情存於不捨義形於惻隱豈如悠悠良辰從容永嘆而已是以四鳥禽也不能各離別之聲三荆木也不能忍分張之痛矧在人流有靦面目折枝分骨如何勿傷至於夫妻之為義矣非有血屬之親譬猶風虎雲龍騰嘯相感如髮彼兩髦結歡二族始有共牢之禮終為同穴之親斯亦未為輕也然而德在聽從主唯蘋藻不可以寄百里之命不可以託六尺之孤況有棄姓無常拂衣再醮至如買臣之室主父之妻固未可以言也自非道讚移天德均惟鵲孰

能長螽斯之羽翼茂葛藟之本根者乎是以通人君子動無失德全同生之重則恭順有章戒惟家之索而椒蘭無替夫妻和於鼎飪兄弟穆于清風綠衣無燕燕之悲角弓匪騂騂之歎其或分星宅土開國承家則能藩屏維城左右王室力足扳山不敢問九鼎之重才能動俗不敢窺司馬之門遂使封豕長虵望國門而斂迹井蛙慕燕觀盤石而飛鳴故能本支百代洪基畯極配合二儀平章百姓其在白屋黃冠華門圭竇三逕五畝有足相容至有同衾共席推梨讓棗樂以箪瓢榮同華萼死生葬澗白刄交前弟瘦兄

肥無胥遠矣爾其友于怡怡揚名以顯高視風俗長揖縉紳斯又足爲樂也而無賴之徒不思其友或溺于私愛棄彼天倫生在膏腴秉籍地勢錫珪分竹奄有山河不能輔車相依股肱同患乃欲摇動我家宗拔塞我本源竟而青蠅飛於干旌無極遊於二疊集矢長勺撫劍共池是以五爭四裂非關虵鬬之妖九合一匡猶見蟲流之禍鬼神不勝其酷生民不勝其弊吁可畏也何其謬哉又有里閈之人繩樞之子栖息不過于蓬蓽咀嚼不越於糟糠無財可不忿爭乃復尺布斗粟不能相容睚眦蔥介側目切齒遂使蕞

爾箕帚蠢爾孩童妻非其章成是貝錦於是乎分裂
蝸角稱蔬鴻毛骨肉為行路之人兄弟無陟岡之望
痛矣悲矣何必情矣宮之奇脣亡之嘆深可撫心王
叔冶斷臂之言足為流涕其知也如此其謬也如彼
遠乎得失豈可同年而語哉是知禍福無門唯人所
召靜言成敗則可得而論何則存亡之道若行邇之
有途得之者安於廟堂失之者顛沛斯及至如三叔
狼顧七國鷄連貔虎搏噬江山表裏當其時也滄波
可汲而斷泰山可蹋而覆朱旗尚卷蒼兕未馳不得
高壘之謀勿俟御枚之陣固以冰判瓦解魚潰鳥驚

身膏草莽名彰史策經過者爲之迴車言談者爲之洗耳斯豈時不利而兵不勁者哉固以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惡者也斯乃在和不在衆在德不在强商周之不敵亦所聞也假使驅長狄駕遺風朱萬附輿慶忌參乘劬弓飲石長鍛桂頭冠鷄佩猳拖象拉兕然而使之超九折跨三危浮呂梁赴滄海五尺童子知其必亡何則道之非也苟令心腹無瑕昆季輯穆雖使要離策杖不占緩步周流九逵容可危乎近者劉荆州之意氣袁渤海之縱橫當其吐納荆揚鞭笞河朔猛將厲於鵰鶚謀臣盛於雲雨從容嘯咤有席

危八荒之心固以震慴人靈熏灼宇宙者旣而良圖未就壯志先秋瘖痟寔生蕭牆靡潰天道與人共從生人與草木俱萎雖睚於胄公尚無旰食之暇安得馬上而舞哉斯有感之甚也豈如稷契𢦏朝同心同德曾衞爲政雖休勿休得使康哉良哉洋洋盈耳上代卜年之祚悠悠無極是知管蔡之玉食不如夷齊之餓死君頹之萬鍾不如延陵之退耕詩不云乎彼令兄弟綽有餘裕不令兄弟相交爲瘉善哉言也吾無間然今吾子以同穴者重之於天倫異居者成之於行路是見詩人之稽棘未覩宮牆之室家固未可與

適道也若以骨肉遠而爲踈即手足無心腹之用判合近而爲重即衣衾爲血屬之親若衣衾附體而可離手足遠身而可絶斯則室家之不侔於兄弟固亦明矣況作者之意有異是乎夫異家者所以避私同穴者示以不返故傳曰昆季一體又兄弟之道無分然而有分者何謂異居同財者若委支體於行路阻天倫於胡越固非其所謂顧聞也且余聞士龍少遭憫凶攀風樹而興歎懷仁義以罔極零丁齠齔霜露摧心契闊九夷更相爲命常恐黃耳潜傷白駒超忽洞庭木葉零巖花落無時雖復依依相依光葉未著

跼天蹐地每深慚德友于兄弟何日忘之將謂吾子有以成教而反問我比以流俗秪足以攪其心慮非所望於吾賢也於是客赧然而起曰僕固小人無聞至道雖生堯舜之代未登孔丘之堂苟有胸而無心遂逐情而忘性言排名義之外身陷泥塗之中今子大夫幸而見靚傅我以友弟弘我以禮經洋洋乎理出天人之表恢恢焉道周仁義之鄉而今而後謹聞命矣是知安社稷御邦家調陰陽化風俗播清猷於緗素垂令範於黎甿橫之於天地而自安處之於生死而無慮者其惟兄弟乎

廣絕交論

劉峻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絪縕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塤篪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鐘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烟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㶏敘㝢謨訓撝直切絕交游

比黔首以鷹鸇媲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隆日月聯璧賛亹亹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飆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

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則
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鈞
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漱興雲雨呼
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燻灼靡不望影
星奔藉響川鶩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
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
殉荆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
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
鳴鍾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
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鴈鶩之稻粱霑玉

筆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縉紳羨其登仙加以頷頤是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敘溫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騏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

實六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田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飄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荊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

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諭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飜覆迅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勤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仇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

于以擯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世[illegible]
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民譽、遒文麗藻、
方駕曹王、英跱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
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
雖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
雲合、輜軿擊轊、坐客恒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
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至於顧眄增其倍價、翦拂
使其長鳴、彯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
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
目東粵、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

文不絶而音遠

草野絶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
南寄命鄣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
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
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嶃絶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
斯裂裳裹足弃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
羣皦皦然絶其雰濁誠耻之也誠畏之也

典論論文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閒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

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譬諸音樂

惟彊力可以傳無窮

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愳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遊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

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丐論　　元結

天寶戊子中元子遊長安與丐者爲友或曰君友丐者不太下乎對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爲友里無君子則與松柏爲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爲友出遊於國見君子則友之丐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之友也丐者丐論子能聽乎吾既與丐者相友喻求罷丐友相喻曰子羞吾爲丐邪有可羞者亦曾知未也嗚呼於今之世有丐者丐宗屬於人丐嫁娶於人丐名位於人丐顏色於人甚者則丐權家奴齒以售邪佞丐權家婢類以容媚惑有自富丐貧自貴丐賤

丐之極矣猶未也

於刑丐命命不可得就死丐時就時丐息至死丐全形而終有不可丐者更有甚者丐家族於僕圉丐性命於臣妾丐宗廟而不敢丐妻子而無辭有如此者不可爲羞哉吾所以丐人之棄衣棄食提鸎荷杖在於路傷且欲與天下之人爲同類耳不然則無顏容行於人間夫丐衣食貧也以貧乞丐心不慙跡與人同示無異也此君子之道君子不欲全道耶幸不在山林亦宜且嬰杖隨我作丐者之狀貌學丐者之言辭與丐者之相逢使丐者之無耻庶幾時世始能相言吾子無驕然取不容也於戲丐者言語如斯可編

爲丐論以補時規

迥甚佳文之猶有憾

奇賞齋廣文苑英華卷之十二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銘類

反金人銘　孫楚

晉太廟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胸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夫唯立言名乃長久胡爲塊然生鉗其口凡夫貪財烈士徇名盜跖爲濁夷榔爲清飽肆爲臭蘭圃爲馨莫貴澄清莫賤滓濊二者言異歸於一會堯懸諫鼓舜立謗木聽采風謠惟日不足道潤群生化隆比屋末

葉陵遲禮教彌衰承旨則順忤意則違時好細腰宮中皆飢時悅廣額不作細眉逆龍之鱗必陷斯機括囊無咎乃免誅夷顛覆厥德可爲傷悲期可用戒無妄之時假說周廟於言爲蚩是以君子追而敗之

座右銘

嚴遵

夫疾行不能遁影大音不能掩響默然託蔭則影響無因常體卑弱則禍患無萌口舌者禍患之門滅身之斧言語者天命之屬形骸之部出失則患入言失則亡身是以聖人當言而懷發言而憂如赴水火履危臨深有不得已當而後言嗜慾者潰腹之矛貨利者喪身之仇嫉妬者亡軀之害讒佞者刎頸之兵殘酷者絕世之殃陷害者滅嗣之場淫戲者殫家之塹嗜酒者窮餧之藪忠孝者富貴之門節儉者不竭之源吾日三省傳告後嗣萬世勿遺

封燕然山銘

班固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蒞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凌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

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

箴類

百官箴序　　楊　雄

初楊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騊駼增補十六篇、胡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爲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

冀州牧箴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岳陽是都島夷皮服、潺湲河流、夾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爲侯伯、降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土糜沸、炫沄、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横、陪臣擅命、

天王是替、趙魏相反。秦拾其弊。非築長城、恢夏之場、漢興定制、毀封藩王、仰覽前世、厥力孔多、初安如山、後崩如崖、故治不忘亂、安不遺危、周宗自怙、云焉有予、懲六國奮矯、果絕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兗州牧箴

悠悠濟河、兗州之寓、九河既導、雷夏攸處、草繇木條、漆絲絺紵、濟漯既通、降丘宅土、成湯五徙、卒都于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丁感雊雉、祖己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厥後陵遲、顛覆湯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不恐不震、婦言是用、牝雞是晨、三仁既知

武杲戎殷牧野之禽豈復能耽甲子之朝豈能復笑
有國雖久必畏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獻欲
厥居爲墟牧臣司兗敢告執書

青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怪石群水攸歸
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
厥土塗泥在丘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銜
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僉服復尊京師
小白既沒周卒陵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
喪其文武牧臣司青敢告執矩

> 爲君爲臣宜日三復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于蕃宇、大野既瀦、有羽有蒙孤桐蠙珠、泗沂攸同、實列蕃蔽、侯衛東方、民好農蠶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湎于酒、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勦絕其緒、祚降周、任姜鎮于瑯琊、姜姓絕苗、田氏攸都、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丘山、本在萌牙、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揚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滸、彭蠡既瀦、陽鳥攸處、橘柚羽貝、瑤琨篠簜、閩越北垠、沅湘攸往、獷矣淮夷、蠢蠢荊蠻、

闞彼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躓於埡莫躓於山咸跌於污莫跌於川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湯武聖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逄于蓋邇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靡有孝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太伯遜位基吳紹類夫差一誤太伯無祚周室不臣勾踐入霸當周之隆越裳重譯春秋之末侯甸叛逆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孳堯崇屢省舜盛欽謀牧臣司楊敢告執籌

荊州牧箴

杳杳巫山在荊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鴻

荆衡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玉砥礪象齒元龜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順厥國孰敢余奪亦有成湯果秉其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巢茫茫包楚與荆風慓以悍氣鋭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强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荆敢告執御

豫州牧箴

郁郁荆河伊雒是經滎播枲漆惟用攸成田田相挐廬廬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鶉墟四隩咸宅寓内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

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捐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寧、至幽作傾、故有天下者、毋曰我大、莫或余敗、毋曰我强、靡克余亡、夏宅九州、至於季世、放于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蔽屏營、屏營不起、施于孫子、王赧爲極、實絕周祀、牧臣司豫、敢告在史、

益州牧箴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茫茫洪波、鮌堙降陸、于時八都、厥民不奧、禹導江沱、岷嶓啓乾、遠近底貢、磬錯砮丹、絲麻條暢、有粳有稻、自京徂畛、

民攸溫飽帝有桀紂湎沈頗僻遏絕苗民滅夏殷績爰周受命復古之常幽厲夷業破絕為荒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兵征暴遂國于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為十二光羡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橫截崑崙邪指閶闔畫為雍垠上侵積石下礙龍門自彼氐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匡毎在季王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寓陵遲衰微秦據以戾興兵山東六國顛沛上帝不寧命漢作京隴山

祖以。列爲西羌南排勁越北啓疆胡并連屬國一護攸都盍安不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贅衣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北阨幽都戎夏交偪伊昔唐虞實爲平陸周末荐臻追于獯鬻晉溺其陪周使不阻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東限穢貊羡及東胡彊秦北排蒙公城壃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忘隄潰蟻穴器漏箴芒牧臣司幽敢告侍傷

并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畫茲朔土、正直幽方、自昝何爲、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爰貊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周罔職、日周爽蹉、既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亂、斃于驪阿、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顛、靡不悴荒、牧臣司并、敢告執綱、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自開闢、不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

越裳絶貢荆楚逆叛四國内侵蠶食周宗臻于季赧遂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無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黄支杭海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泉竭中虚池竭瀕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光祿勳箴

經兆宮室晝爲中外廓殿門闥限以禁界國有周衛民有蕃籬各有攸保守以不岐昔在夏殷桀紂淫湎特牛之飲門戶荒亂郎雖執戟謁者參差殿中成市

或鼓或鞞、志其廓廟而聚、夫逋逃四方多罪、載號載呶、內不可不省、外不可不清、德人立朝、議士充庭、祿臣司光、敢告執經、

衛尉箴

茫茫上天、崇高其居、設置山險、晝爲防禦、重垠累垓、以難不律、闕爲城衛、以待暴卒、國有以固、民以有內、各保其守、永修不敗、維昔庶僚、官得其人、荷戈而歌、中外以堅、齊桓怵惕、宿衛不飭、門非其人、戶廢其職、曹子標劍、遂成其詐、軻挾匕首、而衛人不寤、二世妄宿敗於望夷、閻樂矯搜、戟者不誰、尉臣司衛、敢告執

維

太僕箴

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鑾、駕彼時龍、昔在上帝、巡狩四宅、王用三驅、前禽是射、紂作不令、武王征殷、檀車孔夏、四騵孔昕、僕夫執轡、載𩣡載駰、我輿云安、我馬惟閑、雖馳雖驅、匪逸匪慾、昔有滛羿、馳騁忘歸、景公千駟、而淫于齊、詩好牡馬、牧於坰野、輦車就牧、而詩人與、魯廐焚問人、仲尼厚醜、孟子蓋惡夫廐多肥馬、而野有餓殍、僕臣司駕、敢告執皂、

廷尉箴

天降五刑、惟夏之績、亂茲平民、不回不辟、昔在蚩尤、爰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不寧、穆王耄荒、甫侯伊謀、五刑訓天、周以阜基、厥後凌遲、上帝不觚、周輕其制、秦繁其辜、五刑紛紛、靡遏靡止、寇賊滿山、刑者半道、昔唐虞象刑、天民是全、紂作炮烙、墜民于淵、故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刖是劓、無云何害、是剝是剖、惟虐惟殺、人莫予柰、殷以刑顛、秦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調、

大鴻臚箴

蕩蕩唐盧、經通垓極、陶陶百王、天工人力、畫為上下、

羅條百職、人有材能、寮有級差、遷能授官、各有攸宜、
主以不廢、官以不曠、咎在三代、二季不蠲、穢德慢道、
署非其人、人失其材、職反其官、寀寮荒耄、國政如漫、
文不可武、武不可文、大小上下、不可奪倫、鴻臣司爵、
敢告在階、

宗正箴

巍巍帝堯、欽親九族、經哲宗伯、禮有攸訓、屬有攸籍、
各有育子、世以不錯、昔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
五子家降、晉獻悖統、宋宣亂序、齊桓不淈、而忘其宗、
緒周譏戒、女曾喜子、同高作秦、崇而扶蘇、被凶宗廟、

荒墟寃壘靡附伯臣司宗、敢告執王、

蒼然

大司農箴

時惟大農、爰司金穀、自京徂荒、粒民是斛、肇自厥初、寔施惟食、厥僚后稷、有無遷易、寔均寔贏、惟都作程、旁求衣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閱三王、什一而征、爲民作常、遠近貢篚、百姓不忘、帝王之盛、咸在農殖、季周爛漫、而東作不勑、膏腴不穫、庶物並荒、府藏單虛、靡積靡倉、陵遲衰微、姬卒以斃、秦收大半、二世不瘳、泣血之末、海內無聊、農臣司均、敢告執繇、

少府箴

實實少府奉養是供紀經九品臣子攸同海內幣發祁祁如雲家有孝子官有忠臣共僚率舊聖則越遵民以不擾國以不煩昔在帝季癸辛之世酒池糟隄而象箸以噬至於躭樂流湎而妲妹作祟共寮不御不恢夏殷喪其國康而卒以陵遲睹不可不察欲不可不圖未嘗失之於約常失於奢府臣司共敢告執觚

執金吾箴

温温唐虞重襲純熟經表九德張設武官以御寇賊如虎有牙如鷹有爪國以自固獸以自保牙爪蒽蒽

動作宜時用之不理實反生灾秦政縣戾播其威虐士其仁義而思其殘酷猛不可重任威不可獨行堯咨虞舜惟思是尚吾臣司金敢告執璜

將作大匠箴

侃侃將作經構宮室牆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鳥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世茅茨土階夏卑宮觀在彼溝洫桀作瑤臺紂爲琁室人力不堪而帝業不卒詩詠宣王由儉改奢觀豐上六大屋小家春秋譏刺書彼泉臺兩觀雉門而魯以不恢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秦築驪阿嬴姓以顛故人君無云

我貴榱題是遂毋云我富淫作極遊在彼墻屋而忘
其國戮作臣司匠敢告執猷、

城門校尉箴

幽幽山川、徑塞九路、盤石唐芒、襲險重固、國有城溝、家有柝柜、各有攸堅、民以不虞、德懷其內、險難其外、王公設險、而承以盤、蓋昔在上世、有殷有夏、癸辛不德、而設夫險阻、湯武爰征、而莫遏莫禦、作君之危、不可德、少而城溝伊保、不可德希、而城溝是依、唐虞長德、而四海永懷、秦恢長城、而天下畔乖、尉臣司城、敢告侍階、

上林苑令箴

茫茫大田、芃芃作穀、山有征陸、野有林麓、夷原汚藪、禽獸攸伏、魚鱉以時、蒭荛咸殖、國以殷富、民以家給、昔在帝羿、共田徑游、弧矢是尚、而射夫封豬、不顧於愆、卒遇後憂、是以田獲三驅、不可過差、麀鹿攸伏、不如德至、衡臣司虞、敢告執指、

司空箴

普彼坤靈、侔天作則、分制五服、劃爲萬國、乃立地官、空惟是職、茫茫九州、都鄙盈區、綱以群牧、綴以方侯、烈烈嶲乂、翼翼王臣、臣當其官、官宜其人、九一之政、

七賦以均、昔在季葉、班祿遺賢、掊克充朝、而象恭滔天、匪人斯力、匪政斯勑、流貨市寵、而苞苴是躪、王路斯浮、孰不傾覆、空臣司土、敢告在側、

太常箴

翼翼太常、實爲宗伯、穆穆靈祇、寢廟奕奕、稱秩元祀、班于羣神、我祀既祗、我粢孔蠲、匪愆匪忒、公尸攸宜、弗祈弗求、惟德之報、不矯不誣、庶無罪悔、昔在成湯、葛爲不弔、棄禮慢祖、夔子不祀、楚師是虜、曾人踰僭、臧文不悟、文驟太室、相納郜賂、災降二宮、用誥不禠、故聖人在位、無曰我貴、慢行繁祭、無曰我材、輕身恃

巫東隣之犧牛不如西鄰麥魚秦殞望夷隱甃鍾巫常臣司宗敢告執書

尚書箴

皇皇聖哲允勑百工命作齋慄龍爲納言是機是密出入朕命王之喉舌獻善宣美而讒説是折我視云明我聽云聰載夙載夜惟允惟恭故君子在室出言如風動於民人渙其大號而萬國平信春秋譏漏言易稱不密則失臣兊吉其和巽吝其頻書稱其明申申厥隣昔秦尚權詐官非其人符璽竊發而扶蘇隕身一姦愆命七廟爲墟威福同門牀上維辜書臣司

命敢告侍隅、

博士箴

洋洋三代、典禮是修、畫爲辟雍、國有學校、侯有泮宮各有攸教、德用不陵、昝在文王、經啓其執、勗于德音、而思皇多士、多士作楨、惟周以寧、國人與讓、虞芮質成、公劉挹行潦、洒濁亂斯清、官操其業、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綏俗、莫美於施化、故孔子觀夫大學、而知爲王之易易、大舜南面無爲、而袵席平還、師階級之間、三苗以懷、秦作無道、斬決天紀、漫彼王迹、而坑夫術士、詩書是泯、家言是守、俎豆不陳、而顛其社稷、故仲

尼不對問陳、而胡簋是遵、原伯非學、而閔子知周之不振、儒臣司典、敢告在寘、

尚書令箴　　張華

明明先王、開國承家、作制垂憲、仰觀列曜、府令百官、政用罔愆、昔舜納大麓、七政以齊、內成外平、而風雨不迷、仲山翼周、靡剛靡柔、補我衮闕、玉我王猷、王猷允塞、而四海咸休、雖曰聖明、必資良材、無曰我智、官不任能、發言如絲、其出成綸、千里之應、樞機在身、世季道缺、天綱縱替、既無老成、改舊法制、法制不修、不長厥裔、尚臣司臺、敢言侍衛、

吏部尚書箴　傅玄

明明王範制爲九服君執常道臣有定職各有攸司乂用不愿貴無常尊賤不猶卑不明厥德國用顛危昔舜舉咎繇而雋乂在官湯舉阿衡而不仁流屏且表正而象平日夕而景側虞喉舌者患銓衡之無常。不患於不明故曰無謂隱微廢公任私無好自專違衆取怨是以古之君子無親無疎繼心大倫修已以道弘道以身易貴好爵書慎官人官不可妄授職不可闇受能者養之致福不能者弊之招咎衡臣司書敢告左右

縣令箴

元結

古今所貴有土之官、當其選授、何嘗不難、爲其動靜。是人禍福。爲其噓噏。作人寒燠。煩則人怨、猛則人懼、勿以賞罰、因其喜怒、太寬則慢、豈能行令、太簡則疎、難與爲政、既明且斷、直焉無情、清而且惠、果然必行、或曰開由上官、事不自我、辭讓而去、有何不可、誰欲字人、贈君此箴、豈獨書紳、可以銘心、

外戚箴

崔琦

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興三母有莘崇湯宣王晏起姜后脫簪齊桓好樂衛姬不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衰葉漸已頹虧貫魚不叙九御差池晉國之難禍起於麗惟家之索牝鷄之晨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舊圮剝至親並后匹嫡淫女斃陳匪賢是上番爲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憮暴辛惑婦拒諫自孤蝮蛇其心縱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刳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爲天

子後爲人螭非但耽色毋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奬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家國泯絕宗廟燒燔末嬉喪夏褒姒斃周妲巳亡殷趙靈沙丘戚姬人豕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死於外霍欲鴆子身乃罹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禍有愼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埶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

真古英逍

太倉箴

李商隱

險哉太倉險若太行彼懸車束馬爲陟高岡此禍胎怨府起自斗量無小無大不可不防澄波萬頃不廢汪汪火烈人畏不廢剛腸咼若寬猛處于中央泉穀之地勿言容易貪夫狗財有死無二御黠馬銜不得不利下或諛我過人之聰是人其言將欲相聾下或誇我秋毫必睹是人其言將欲相瞽長如欲戰莫捨强弩長如獲禽莫忘縛虎衆人之言有訛有眞如彼五味有甘有辛口自嘗取無信它人天生五色有白有黑目自別取無爲人惑而況乎九門崇崇近在牆

東天視天聽惟明惟聰問龠合斗斛何以用銅取寒暑暴露不改其容亦象君子介然居中終日戰慄猶愳或失銜用何利鍛之以清虎用何縛援之以明弩用何射發之以誠俾後來居上無由以生有餘不足無由以爭心爲準槩何憂乎不直不平各敬爾職一迺心力倉中水外人馬勿食陶毋反魚以之歎息豈無他粟豈無他芻薏苡似珠不可不虞倉中役夫千邐萬途桀黠爲炭畦畔爲鑪應事成象無有定模緣私指使愼勿以呼賓朋姻婭或來譏話倉中酒醴愼勿以貫海翁無機鷗故不飛海翁易慮鷗乃飛去是

以聖人從微至著不遺忠恕借借貸貸此門先塞須防蒼蠅變白作黑嗚呼孰慮孰圖胥在漢家倉令淳于致令少女上訴無辜陷身至是不亦悲乎敢告君子身可殺道不可渝

酒箴　　楊雄

子猶缾矣觀缾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為甆所轠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自箴　元結

有時士教元子顯身之道曰于時不爭無以顯榮與世不佞終身自病君欲求權須曲須圓君欲求位須姦須媚不能此為窮賤勿辭元子對曰不能此為乃吾之心反君此言作我自箴與時仁讓人不汝上處世清介人不汝害汝若全德必忠必直汝若全行必方必正終身如此可謂君子

誡規類

家誡

嵇康

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準行自當量其善者必擬議而後動若志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恥躬不逮期於必濟若心疲體解或牽於外物或累於內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於去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不成一簣而敗之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繁華熠燿無結秀之勳終

年之勤無一旦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齊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可耳所居長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當極親密不宜數往往當有時其衆人又不當宿留所以然者長吏喜問外事或時發舉則怨或者謂人所說無以自免也若行寡言慎備自守則怨責之路解矣其立身當清遠若有煩辱欲人之盡命託人之請求當謙辭以謝其素不預此輩事當相亮耳若有怨急心所不忍可外違拒密爲濟之所以然者上遠宜適之

幾中絕常人淫輩之求下全束修無玷之稱此又秉志之一隅也凡行事先自審其可不差於宜宜行此事而人欲易之當說宜易之理若使彼語殊佳者勿羞折遂非也若其理不足而更以情求來守人雖復云云當堅執所守此又秉志之一隅也不須行小小束修之意氣若見窮乏而有可以賑濟者便見義而作若人從我欲有所求先自思省若有所損廢多於今日所濟之義少則當權其輕重而拒之雖復守辱不已猶當絶之然大率人之告求皆彼無我有故來求我此爲與之多也自不如此而爲輕竭不忍面言

強副小情未爲有志也夫言語君子之機機動物應則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愼若於意不善了而本意欲言則當懼有不了之失且權忍之後視向不言此事無他不可則向言或有不可然則能不言全得其可矣且俗人傳吉遲傳凶疾又好議人之過闕此常人之議也坐言所言自非高議但是動靜消息小小異同但當高視不足和答也非義不言詳靜敬道豈非寡悔之謂人有相與變爭未知得失所在愼勿預也且黙以觀之其非行自可見或有小是不足是小非不足非至竟可不言以待之就有人問者猶當

辭以不解近論議亦然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似欲轉盛便當亟舍去之此將鬭之兆也坐視必見曲直黨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謂爲直則謂曲我者有私於彼便怨惡之情生矣我便獲悖辱之言正坐視之大見是非而爭不了則仁而無武於義無可當遠之也然都大爭訟者小人耳正復有是非共濟汗漫雖勝可足稱哉就不得遠取醉爲佳若意中偶有所諱而彼必欲知者若守大不已或劫以鄙情不可憚此小輩而爲所挽引以盡其言今正堅語不知不識方爲有志耳自非知舊隣

比庶幾巳下欲請呼者當辭以他故勿往也外榮華則少欲自非至急終無求欲上美也不須作小小卑恭當大謙裕不須作小小廉恥當全大讓若臨朝讓官臨義讓生若孔文舉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節凡人自有公私愼勿强知人知彼知我知之則有忌於我今知而不言則便是不知矣若見竊語私議便舍起勿使忌人也或時逼迫强與我共說若其言邪險則當正色以道義正之何者君子不容僞薄之言故也一旦事敗便言某甲昔知吾事以宜備之深也凡人私語無所不有宜預以爲意見之而走者何哉

或偶知其私事與同則可不同則彼恐事泄思害人以滅迹也非意所欽者而來戲調蚩笑人之闕者但莫應從小共轉至於不共天勿大氷矜趨以不言答之勢不得久行自止也自非所監臨相與無它宜適一壺榼之意束修之好此人道所通不須逆也過此以往自非通穆匹帛之饋車服之需當深絶之何者常人皆薄義而重利今以自竭者必有爲而作鬻貨徼歡施而求報其俗人之所甘願而君子之所大惡也闕

又慣不須離樓强勸人酒不飲自已若人來勸己輒當爲持之勿誚勿逆也見醉薰

蓋便止。愼不當至困醉。不能自裁也。

出規　元結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矣何以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之盛心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饑寒愛水木而已不數月自王公大人卿相近臣之門無不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始賀拜候已聞就談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暖其客得祿位者隨死得金玉者皆孥參遊讌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犬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斗之中元子聞之歎曰叔將

汝何思而爲乎汝若思爲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進非忠讜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與氣偕絕汝若思爲祿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晦顯顯之機如下廐粟馬齒食而已汝忽然望權勢而往自致身於刑禍之方得筋骨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爲戒乎

處規

州舒吾問元子曰吾聞子多矣竟將何爲對曰雲山幸不求吾是林泉又不責吾非凞然能自全順時而老可矣復安爲哉舒吾曰元子其過誤乎其大矯也

吾厭世人飾言以由道藏智以全璞退身以顯行設機以樹名吾子由之使我何信元子僞而謝之滕許大夫友元子聞不應舒吾之謊乃曰嗟嗟元子少辭者邪何不曰使吾得所處但如山林不見吾是非吾將嫉而往也以子為飾言藏智退身設機何不曰如此豈不㚖於盜權竊位蒙汗萬物富貴始及而刑禍促之者乎元子謝不及季川季川問曰謊終不復二論謊有意乎於戲季川吾有言則自是言達則人非吾安能使吾身之有是而令他人之有非至於聞聞也哉

戲規

元子友倚于雲丘之巔戲牧兒曰爾爲牧歌當不責爾暴牧兒歌去乃暴他田田主鞭之啼而寃元子啼不止召其父而止之元子友眞卿聞之書過於元子曰嗟嗟次山苟戲小兒俾陷鞭焉而蒙寃之彼牧兒望次山猶僮隷不敢干其主及苟戲乃或與次山猶仇讐斯豈愼德也歟吾聞君子不苟戲無似非如何惑一見使不知所以蒙過此非苟戲似非之非者邪惡不必易此元子報眞卿曰於戲吾獨立於空山之上戲歌牧兒得過幾不可免後行於世上有愛憎相忌是非相反名利相奪禍福相從至於有蒙戮辱者

樂耳目即與山林揔是外物

焉得不因苟戲似非世見惑之以及者乎真卿吾當以戲爲規

心規

元子病遊世歸于商餘之中以酒自肆有醉歌夫公聞之酸元子之酒請歌之歌曰元子樂矣我曰我雲我山我林我泉又曰元子樂矣我曰我鼻我目我口我耳歌已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樂耳目何哉人誰無此元子引酒當夫曰勸君此杯酒緩飲之聽我說子行于世間目不隨人視耳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不隨人氣其甚也則須封苞裹塞不爾有減

身亡家之禍傷汙毀辱之患生焉雖王公大人亦不能自王口鼻耳目夫公何思之不熟邪

時規

乾元巳亥漫叟待詔在長安時中行公掌制在中書中書有醇酒時得一醉醉中叟誕曰願窮天下鳥獸蟲魚以充殺者之心願窮天下之醇酎美色以充欲者之心中行公聞之歎曰子何思不盡邪不曰願得如九州之地者億萬分封君臣父子兄弟之爭國者使人民免賊虐殘酷者乎何不曰願得布帛錢貨珍寶之物溢於王者府藏滿將相權勢之家使人民免

飢寒勞苦者乎叟聞公言退而書之授於學者用爲時規

惡圓

元子家有乳母爲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使爲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有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趣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爲皂不圓爲卿寧方爲汙辱不圓爲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之以天大無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也對曰天縱不圓爲人稱之我亦惡焉次山奈何

任造圓轉之器恣令悅媚嬰兒小喜之長必好之教兒學圓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嗟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吾自嬰兒戲圓公植尚辱我言絕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預非圓不爲公植其操矛戟刺我乎

惡曲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歡以順長老之意歸來上叔盈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歡道然也苟爲爾乎

元子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徇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歡於隣里無惡然可也東邑有全道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恐曰吾聞元次山約其門人曰無惡我之小曲眞惛鄙惡辭也吾輩全直三十年未甞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猶患於古人古人有惡曲者不曲臂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於君曲於民曲於鬼神者往劫而死之今元次山苟曲言貌强全一歡以爲不褻其直愿哉若能苟曲於隣里强全一歡豈不能苟曲於鄉縣以全言行能苟曲於鄉縣豈不能苟曲

於邦國以彰名譽能苟曲於邦國豈不能苟曲於天下以揚德義若言行名譽德義偕顯豈有鍾鼎不入門權位不在巳乎嗚呼曲爲之小爲大之漸曲爲之也有何不可姦邪凶惡其圖乎元子聞之頌曰吾以顏貌曲全一歡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由有過於此者何以自免

温公讀書樂道人也焉得不恭儉

訓儉示康

司馬光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為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歲風俗尤為侈靡

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為群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酤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

第嘗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爲諫官眞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爲淸望官柰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淸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

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饘粥以糊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爲忠管仲鏤簋朱紘山楶藻梲孔子鄙

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鰌知其及禍及戍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可補鹽鐵志

貘屏贊 并序

白居易

貘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溫圖其形辟邪予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首適遇畫工偶令寫之按山海經此獸食鐵與銅不食他物因有所感遂爲贊曰

邈哉奇獸生于南國其名曰貘非鐵不食昔在上古人心忠質征伐教令自天子出劒戟省用銅鐵羨溢貘當是時飽食終日三代以降王法不一鑠鐵爲兵範銅爲佛佛像日益兵刃日滋何山不剗何谷不隳銖銅寸鐵罔有孑遺悲哉彼貘無乃餒而嗚呼匪貘

之悲惟時之悲

終

之悲雖侍之悲